

俄藏黑水城文献 A20V 金元全真教诗词补说

汪 超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收录编号为俄 A20V 的诗词写本两件^①。俄罗斯汉学家孟列夫 1984 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哈拉浩特(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最早著录此写本。敦煌学家柴剑虹先生 1991 年从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将其抄录回国,并进行研究。随后张廷杰、汤君两位学者又专门就其中词作进行分析。蔡荣婷教授也曾对该卷的牧牛诗部分加以讨论^②。尽管数篇论文讨论同一文献,结论却相去甚远,其中也不乏误读曲解之处。笔者对影印件再三考察,略有所得,求教方家。

一、原件面貌、写本缀合及录文

黑水城文献俄 A20 号是梵汉对照《大随求陀罗尼经》、《一切如来心陀罗尼》以及《唐梵般若心经》的印本。《大随求陀罗尼经》印本四周文武边,小黑口,页四至六行,各行字数不等,以十字左右为常,梵文与汉文行行相间。版心无鱼尾,刻“大随求”三字及页数等。《一切如来心陀罗尼》以及《唐梵般若心经》版心残损,不可辨识。该卷背贴多种残纸,即被编作 A20V 号的写本,本文关注的诗词也在其中。

虽然该卷所存词作曾被多次讨论,但关于存词的数量未能一致。柴先生的材料来自他对原卷的过录,但成文时已是经眼五年之后,日久遗忘,亦属人之常情。且当时《俄藏黑水城文献》还未出版,不如今日方便利用。因此他只过录写本中的 8 首完整词作,并说:

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9-285页。

②柴剑虹:《俄藏黑城出土释道诗词写本简析》,《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张廷杰:《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元佚词》,《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汤君:《西夏全真教佚词十一首考释》,《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蔡荣婷:《俄藏黑水城牧牛诗初探》,项楚主编:《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本文所引柴剑虹、张廷杰、汤君、蔡荣婷之说分别出自这四篇文章,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道家词)共四纸,两两上下粘接后横贴在梵汉对照《一切如来陀罗尼》折叠印本(高13.7cm)背面。第一纸(13.2×20.8cm)抄《大圣乐》、《蓦山溪》词各六行;第二纸(13.2×20.5cm)抄《山亭柳》词五行、《满庭芳》词六行及《小重山》词牌名一行;第三纸(13.2×20.7cm)抄《声声慢》词六行、《木兰花》词四行;第四纸(13.6×20.7cm)抄《醉蓬莱》词七行、《小镇西》词五行。以上共46行,词牌名韵单抄一行。

张教授则“惊奇地发现,其中(按:指《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竟保存着手写的《大圣乐》等九调10首词(其中《小重山》有调无词;《蓦山溪》另一首只有残句)”,并过录标点了《大圣乐》以下诸调。汤文标题即作《西夏全真教佚词十一首考释》,她描述原卷说:“背面依次为失题残词10行……《大圣乐》词一首、《蓦山溪》完词一首和残词一行、《山亭柳》词一首、《满庭芳》词一首、《小重山》词牌名、《声声慢》词一首、《木兰花》词一首”,并于注中对“失题残词10行”解释说:

因为原词前面隐约可见“庭芳”两字,故而上海影印本称《满庭芳》1首。然初对格律,似乎并非此调。又因其中两首之间有明显的另段起行空白,有两个组成段落各有自己的上下阙空出两格的现象,两词的格律又基本相同,故而虽然仍有残缺,不能遽定,但仍然可以推测为两首同调名词。

那么,其中词作有八阙完整作品、一首《蓦山溪》残句及《小重山》有调无词为研究者公认。柴文、张文皆不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编为俄A20V(35-1)的《满庭芳》残词,汤文虽然注意到该页,但将隔行残文拼合辨识标点,不顾其页面残缺必有脱文的事实,则不知出于何种考量。

从影印件看,俄A20V(35-1)页面上半部残损,文字共计十一行,词牌单列一行,词文有10行。该纸残存之左上侧似亦缀合而成。该页残词与另四纸明显是同一写本的不同部分,依稀可辨的“庭芳”二字处于残页最顶部。词牌后十行,每五行有一处分上下阙的空白,按A20V(35-5)的《满庭芳》全词除词牌外亦为五行。该纸残损部分可容纳35至40字左右,与所存残句相加,总字数也与两阙《满庭芳》大体相当。且这两首残词并书于一个词牌之后,其存句句法、格律相近,应为两首同调词作。与其他四纸一首词一个词牌的现象不尽相同。我们尝试按《满庭芳》格律恢复原文如下:

□□□□,□□□□,就中打坐谁为。世间难寻,人尽□□□□。□□□□
□□逞,能熬炼、坚硬人稀。都浑似,新□□□,□□□□西。 何时?登道
岸,须当努力,勉□□□。□□□□□,忘倦忘疲。直待轻安快乐。胎□□、
□□□□。□□界,惺惺了了,好个出家儿。(其一)

□□□□,□□□□,□□南北东西。万般花草,□□□□□□。□□□□
□□壮,除贪爱、邪僻奸非。□□□,□□□□,□月蘸寒溪。 猷痴。饶懵
懂,伏雌就下,□□□□。□□□□坚,无挺不移。□□□日盲龟。值木得、
□□□□。□□看,斜街叉路,狂走落便宜。(其二)

这两首词皆押支微部平声韵。“□□□日盲龟”一句,似在拼合之处,或以此损三字。“寒溪”二字,汤文认为“以韵脚当作‘溪寒’”,误。“溪”属支微部齐韵,正在韵脚。

再说诗歌写本(为行文之便,下文省称为“《亡牛诗》”)。柴先生见过原卷,加之按断谨慎,其可信度不言而喻。他叙述说:

(残诗)共二纸,粘接后贴在折叠装印本《大随求》、《一切如来心陀罗尼》背面(见《孟录》第190号)。第一纸前抄有八行文字……前五行为所述,当是佛祖退魔军外道之事。此八行字后接抄“楞严经卷十”,然后即抄录诗共八首40行,诗题各占一行;因纸的下半截依照所贴附的印本高度裁齐,所以每首诗的偶数句均只剩2-3字。

这段叙述对我们了解写本面貌不无裨益。但柴文只就六纸写本过录诗词,诗歌部分“偶数句均只剩2-3字”。而《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影印件为我们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可以还原两纸八首《亡牛诗》中的两首。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俄A20V号(35-3)之1《词章》(图一)粘贴在俄A20号(24-22)之《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版心背面。俄A20V号(35-6)之《词章》(图二),粘贴在俄A20号(24-22)之《大随求陀罗尼经》版心背面。拼合之后如图三所见,整理过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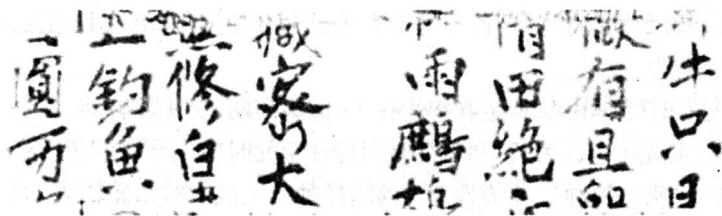
牛亡人有

抽牵已尽性还淳,不见群牛只见人。
鞭索俱无虽息意,妄缘欢有具留身。
谁知心月辉三界,自觉情田绝[六]尘。
重叠溪山烟水远,落花□雨鹧鸪春。

人牛俱亡

牛也无踪人也空,混然藏密大虚同。
有为有作红炉雪,无证无修白昼风。
我慢山中张兔客,死生河[上]钓鱼翁。
到头会得从来底,明月团圆万象中。

另外,柴文认为《亡牛诗》“按修持的过程讲,这个残卷抄诗的顺序也有问题”。今据影印件看,写本或是裁断后拼接。俄A20V(35-20)《全尘六牛》及《亡一五牛》两首明显比前数首诗高出一字,且《人牛俱亡》“明月”二字左侧



图一 A20V 号(35-3)之1《词章》

象中 翁 畫風 虛同 喝春 塵 身 人

图二 A20V 号 (35—6) 之《词章》

牛亡人有
抽毫已盡性還淳 不見點
鞭索俱無雖息意 妄緣
誰知心月輝三界 自覺
重疊溪山煙水遠 落花
人牛俱亡
牛也無蹤人也空 濕然
有為有作紅爐雪無證
我慢山中張鬼客死生河
到頭會得從來底 明月圓
象中 翁 畫風 虛同 喝春 塵 身 人

(图三)

与《全尘六牛》之间有一点类似撇的笔势残墨。《亡五一牛》与《牛亡人有》之间也存在剪短拼合的遗迹。其本来顺序应当正是从《全尘六牛》起，至《人牛俱亡》止。

二、写本年代、写手蠡测

综合俄 A20 及俄 A20V 全卷各部分看，其正面元刻本由蝴蝶装改裱为经折装，似常翻阅，乃有破损。故而有人以纸衬补，衬补者使用了多种写本，除诗词写本之外，尚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第十六》残文、《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十》残文、《佛印禅师心王战六贼出轮回表》残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文、医方片断、杂写片断等。比勘手迹，不难发现《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第十六》、《佛印禅师心王战六贼出轮回表》与诗词写本字迹基本相同，极有可能出于一人之手。而《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十》、医方等书法拙劣，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两种杂写片断，如同涂鸦。且各种写本大多被裁开使用，可见这些粘裱的写本是被当成废纸的。

孟列夫依据写本用纸，认定其年代在 14 世纪中期，受其影响，张文称词写本为元代佚词。柴先生也认为其“抄写年代可能在金元时期”。汤文只说“佛印圆寂后，哲宗赐号‘佛印禅师’，本卷既有《佛印禅师心王战六贼出轮回表》残文，则其携带至西夏，必在哲宗元符元年（1098）之后”。称佛印为哲宗赐号，不知所据。

宋人苏轼、彭汝砺在元符之前便称了元为“佛印禅师”，二人文集中备载。

宗舜法师认为该卷《佛印禅师心王战六贼出轮回表》残文，与俄 TK272 佛书残片似为同一写本^①。其说可信。《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之《叙录》称，俄 TK272 被鉴定为宋写本，写于未染麻纸上^②。如果信从《叙录》，则俄 A20V 诗词写本皆当为宋人写本。从诗词内容看，其为北宋人作品的可能性极小，详后。金与南宋几乎相始终，故而尽管其确切书写年代甚难考订，但柴先生认为抄写于金元时期的说法审慎允当，可从。

张文引述孟列夫所著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272 “（原藏录号 A20 B1）[词]”条所称词写本：“由单个纸面（可能是被剪成几块的卷子）成。”质疑孟氏“可能是被剪成几块的卷子”的推断，认为作者绝非读书人。这恐怕是张先生误读了。“卷子”在这里理解成文献的外在形态恐怕更合适，孟氏或谓四个纸面本为一卷，而后为人剪裁开。这一点，看《亡牛诗》即可知晓，其写本乃上下裁断，被裁断的部分还被贴于其他位置。

从写手的笔迹来看，他应当掌握了较为熟练的书写技能，可能是一位正在修行的道人。因为西夏“僧人、道士、童子入道时所颂经典可以同为佛经”^③。试看他抄写的内容，不但有佛经、佛教修行表文，还写了道教的诗词卷子，并未出现儒家内容。其中所抄《大方广佛华严经》，是黑水城较为流行的佛经，俄 TK61、俄 TK63A、俄 TK63AV、俄 TK64、俄 TK65、俄 TK69、俄 TK71、俄 TK71V、俄 TK72、俄 TK73、俄 TK88、俄 TK98、俄 TK99、俄 TK100、俄 TK142、俄 TK146、俄 TK147、俄 TK161、俄 TK243、俄 TK246、俄 TK256、俄 TK258、俄 TK261、俄 B62、俄 NHB. No.951A 等号皆为该佛经。而俄 TK256 同样是《梵行品第十六》残页。实际上，《华严经》正是黑水城文献中《天胜律令·为僧道修寺门》规定的可成为僧人、道士或重新为僧人、道士等所必须熟读详知的几部佛经之一^④。该写卷的写手很可能是黑水城的居士、童子，而“僧人、道士所属童子中”，经考试《莲花经》、《仁王护国经》，又核实为童子根，即可为住家僧人（前文僧道合说，此处之僧人亦当包含道士）^⑤。僧、道、童子并不需读《般若》、《华严》等经即可为住家僧人、道士，而俄 A20 号印本有《唐梵般若心经》，《般若心经》正是全真道重视的经典之一。由此推测，该写卷的写手最可能是黑水城之住家道士。理论上说，还会发生写本抄写地点与出土地点不同

①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教文献续考》，《敦煌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91-92 页。

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叙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33 页。

③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 98 页。

④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第 99 页。

⑤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第 98 页。

的情况,因此,不排除外来抄写者抄后带入黑水城这种可能。但我们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三、诗词作者说略

这两个写本的写手既然最可能是金元全真教住家道士所书,那么其作者究竟是何来历?关于卷中词作作者,柴先生认为“依据这些词作的形式内容,应是宋人作品,但抄写年代可能在金元时期”。汤文认定这组词作的作者是全真教第二代掌教马钰。张文认为作者当为元代修仙悟道之山人隐者抑或是仕途失意的落泊文人。关于两纸残诗,柴先生认为“这组残诗系宋代禅师所作是不会有太大疑问的”。蔡文基于柴文生发,将诗歌著作权暂时断给云居了元。汤博士则说:“《亡牛偈》又何尝不可能是七子的遗物呢?”三种结论中,以柴先生的结论最为审慎。

(一)词作是全真作品,但不必然为全真七子所作

汤博士从以词宣道、词调沿用、内容相同三点理由判定该写卷诸词为“全真词的实物”。这个判定应该说是符合基本事实的。但她进一步推断这些作品是王重阳、全真七子所作,并将著作权最终判给马钰。这一推理,则并无实据,难成定讞。笔者认为词作者是全真道信徒,却并不见得就是全真七子。

我们试从词调及用韵角度判断 A20V 写本词作非马钰所作。

1.从词调看,《声声慢》或非马丹阳的作品。王嘉有《声声慢》1首,但他还有一首《神光灿》,即将《声声慢》改名而成。马钰集中亦有《神光灿》一首,却并无《声声慢》。此外,写本中出现的《蓦山溪》、《山亭柳》两调,马钰集中也未出现。王嘉改《蓦山溪》、《山亭柳》为《心月照云溪》、《遇仙亭》,马钰有三首《心月照云溪》、一首《遇仙亭》。王重阳有《卜算子》改作的《黄鹤洞中仙》,集中亦兼收《卜算子》、《黄鹤洞中仙》两调名。马钰则既有《卜算子》10首,又有《黄鹤洞中仙》16首。这或许是创作时间不同,但绝对数量依旧是重阳改调名的《黄鹤洞中仙》更多。马丹阳对重阳亦步亦趋,一至于此,他若创作题写词牌本名的《声声慢》、《蓦山溪》、《山亭柳》,似乎并不合理。

还有一个旁证是《大圣乐》,该调即《沁园春》。王重阳曾经创作过《沁园春》,但并未使用《大圣乐》之名,《全金元词》所收重阳真人词作亦未见该调改为其他调名的情况。今传马钰词作也未有该调。《小重山》、《醉蓬莱》、《小镇西》及《木兰花》均不见于丹阳子词作。从马钰传世词作用调来看,写本出现的词调绝大部分未为其所用,如何断定他就是作者?

2.从用韵情况看,佚词作者应该不会是马钰,甚至不会是全真七子等山东人士。李爱平《金元山东词人用韵考》统计了金元两代山东词人 1773 首词作,全真七子及其门下王丹桂、尹志平等入皆在其中^①。我们参考李文使用的鲁国

^①李爱平:《金元山东词人用韵考》,《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尧拟定之韵部,分析散佚词作韵部,发现其多押支微部、台灰部、钟雄部、庚陵部等宽韵。这对判断用韵习惯,意义似乎并不大。但是通押不同韵部的作品说明了问题。

如《满庭芳》(烈火朱裳)全词押钟雄部平声韵,但下阕韵脚字为“锋、懂、夫、凶”,“夫”字为模鱼部。又如《满庭芳》残词的第一首,全词押支微部韵,但“直待轻安快乐”一句正在韵脚,“乐”字属铎觉部。再如《声声慢》全词押铎觉部韵,下阕韵脚字为“索、络、舍、着、岳”,“舍”字属麻邪部。这些两部通押的情况,在金元两代的山东词人作品中均不曾出现。

再如《山亭柳》全词押庚陵部,上片韵脚的“轰、撑、泓”等字,其中“泓”属钟雄部。这种押韵情况,在1773首金元山东人词作中,也仅出现过6次。

如果十多首作品中出现一两次异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十一首词中多次出现完全不同于全真七子的押韵情况,若要将这些作品归于其名下,恐怕就值得考虑了。

拙见以为该词作者是全真信徒。其理由除汤文引述的语词重合度等问题之外,本文试对词作功用加以补充。以词宣道是唐宋金元时期南北释道皆用的布道手段。词并非一开始就尽是花间柔风,敦煌曲子词“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①。“佛子之赞颂”亦存有以词宣道的性质,两宋正一道及金丹道南宗的张继先、张伯端、葛长庚等人亦多以词宣道之作。佛家也未放弃以词宣法的努力,《全宋词》所收及未收之释门词作不乏其例^②。但全真道是最自觉、最积极用该手段布道的宗教组织。如果说南方的道派并不乏以词宣道的作者,而其延续性则远远不及全真道。释子词作也只是零星出现,其影响也不及存词量巨大的全真词。

全真词面向民众宣道,其作品具有通俗性。在词调选择上,一般会采取民众喜闻乐见的熟调。A20V的词写卷共出现九个词调:《大圣乐》(即《沁园春》别名)、《蓦山溪》、《山亭柳》、《满庭芳》、《小重山》、《声声慢》、《木兰花》(即《木兰花》)、《醉蓬莱》、《小镇西》。其中除《小镇西》出现率较低之外,其他词调皆为民众熟悉,且《大圣乐》、《蓦山溪》、《满庭芳》、《小重山》、《醉蓬莱》均居宋人使用频率最高的48调之列。因此,写本词作具备了全真词宣道功能的基本条件。

从词作的内容看,汤文已梳理过不少全真词中的例证,足证写本体现出与全真词高度一致的语汇,其为全真道信徒的作品甚明。至于要坐实其为哪一代,甚至哪一位全真高道所作,在确凿证据出现之前,不能遽断。但若说其为金

①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17页。

②如《全宋词》所收可旻等僧人词作,《全宋词》未收之善昭、重显等人作品皆是。《全宋词》未收释子词作,可参周笃文《〈全宋词〉辑佚增补》,文载《词学》第二十二辑。

元全真词,则并无不合理之处。

(二)《亡牛诗》或是一组经过道教徒改造的禅诗

再说《亡牛诗》,柴文称其为宋代禅诗,汤文认为其为全真遗物,并推论其也是全真七子之作。而蔡荣婷教授的论文则认为应该是佛印禅师云居了元所作。笔者不通内典,私意以为综合全卷来看,该诗是全真遗物。

首先,《亡牛诗》是全真信徒所书。从笔迹上看,俄 A20V 的词写卷与《亡牛诗》的抄写者应当是同一人。前文推定该卷诗词最可能是金元时期黑水城的全真道住家道士所书,且黑水城的道教徒也熟悉佛经。

其次,这组《亡牛诗》没有牧牛图。蔡教授曾对唐宋时期的“牧牛图诗”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她受当时条件所限,未能读到原件或影印件。其文称:“我们无法研判这个牧牛诗组是否配有牧牛图”,“倘若没有,那就显示着两宋时期的牧牛诗组除了目前习见的牧牛图颂之外,另外尚存有一种无图的牧牛诗组”。既然两宋时期的禅宗牧牛诗基本上是图颂,诗歌与图画相互配合,而该写本只有诗,没有牧牛图,这说明该组诗并非典型的禅宗牧牛诗,或者其作者并无意完成一组“禅宗牧牛图诗”,而仅仅是挪用了禅诗表现自身的修行心得。

最后,这组《亡牛诗》异于禅诗的文学表现。蔡文也指出过这组《亡牛诗》与禅宗“牧牛图诗”的区别,称:“从其注重格律、讲究用典的文学表现,以及以六牛为题的标目,都可以看出这是异于其他现存牧牛图颂的另类牧牛诗组。”我们特别注意到,这组《亡牛诗》中使用了“巢父饮河”、“函谷关”、“五岳峰”、“庖丁解”之类的道教典故、语汇。而所见宋代廓庵师远所撰《十牛图颂》、云居了元《牧牛》诗等禅诗则没有一点道教痕迹。

因此,该写本的八首《亡牛诗》尽管与禅宗描写持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非典型禅诗,或许经过道教徒的改造。

总之,俄 A20V 诗词写本尽管已经引起了研究者注意,但解读该文献时尚存在一些漏洞。笔者认为,在没有新文献发现之前,定其为金元全真诗词是最为稳妥的。期待早日发现其他能说明问题的文献,以确定其著作权,还词史、文学史一个真相,也为西夏道教活动提供切实的佐证。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